

献 辞

【导读】献辞旨在说明，奉献给洛伦佐殿下的是马基雅维里自己“从对现代事物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事物的不断研读获得的”关于伟人之事迹的知识。马基雅维里一方面希望，洛伦佐殿下在思考和阅读了这本书后达到命运之神和他自己的品质所允许达到的伟大地位，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由此获得洛伦佐殿下的青睐，从而改变自己不幸的命运。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呈洛伦佐·德·梅迪奇殿下书：

举凡希图获得某一位君主之恩宠的人们，他们最常见的做法，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或者他们认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敬献给他。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君主们收到诸如骏马、武器、金衣、宝石之类的礼品，以及与之类

似的同他们的伟大地位相称的饰品。不过，当我希望通过敬献给您^①一些礼物以表示我的忠心的时候，倾我之所有也找不到什么比我对于伟人之事迹的知识更令我心爱、更珍贵的礼物了，那是我从对现代事物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事物的不断研读中获得的，通过对这些事物长期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检验，现在我把它浓缩为一本小书，并敬献给殿下您。

虽然我估计这本著作不值得领受您的垂顾，但是考虑到除了使您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我多年来经过许多困难和危险而学习和了解到的一切之外，我不可能奉献给您更好的礼物了，因此我深信，以您的仁慈，它会为您所接受。我没有采取许多人惯常采用的描绘和装饰他们作品的方式来修饰这本著作，即是说，我没有让它充满格言式的警句或华而不实的辞藻，也没有让它充满任何肉麻的恭维或多余的装饰。因为我希望这本著作如若赢得赞誉，那纯粹是由于其内容的丰富多样性和主题的重要性而使人们喜欢它。我希望，一个地位卑下的人胆敢议论和指责君主们的政务，这不会被看做是僭越或放肆。因为，正如那些描绘风景画的人们置身于平原是为了了解山峦和高地的本性，置身于巅峰是为了了解

洛伦佐·德·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 1449 - 1492），洛伦佐殿下（1449 - 1492）的孙子，他于 1516 年成为乌尔比诺公爵，马基雅维里最初打算把《君主论》一书献给朱利亚诺·德·梅迪奇（Giuliano de' Medici），洛伦佐殿下的儿子，尼莫尔斯公爵。但是他在 1516 年去世了。

低地的本性一样，与此类似，明了人民本性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明了君主们本性的人则应该是人民中的一员。

所以，恳请殿下您体谅我敬献这本书的心情，接受这个小小的礼物。如果殿下您思考和阅读了这本书，您将从中了解到我对您的无与伦比的热望：盼望您达到命运之神和您其他的品质所允许达到的伟大地位。如果殿下您与此同时从您那至高无上的巅峰俯瞰这些卑微的地方，您将发现，我是多么不幸地经受着命运之巨大而不断的折磨。

马基雅维里

第 一 章

君主国的种类以及获得它们的方式

【导读】本章对国家政权形式进行分类，以为后面的分析张本。

迄今为止，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和政权有两类，它们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君主国若不是世袭的，就是新建的。在世袭的君主国里，长期以来，统治者的后裔是它们的君主。而新建的君主国或者是全新的，例如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①的米兰公国，或者是臣服于君

^①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1401—1466），雇佣军指挥官，1450年通过背叛和颠覆米兰共和国而成为米兰的统治者。1447年他以与米兰公爵菲利普·马利亚·维斯孔蒂的女儿的婚姻为名，要求米兰尊重前统治者的血缘后裔，即而成为米兰公爵。

主世袭国家的附庸们，就像西班牙国王属下的那不勒斯王国。如此获得的疆域或者习惯于在一位君主的统治之下生活，或者一直是自由的；至于这些政权的获得，若不是依靠他人的武力，就是依靠自己的武力，或是因为好运，或是因为美德。^②

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费迪南德 1500 年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缔结条约瓜分了那不勒斯王国之后，在 1504 年又把法国人逐出了那不勒斯，将其并入西班牙王国。

马基雅维里在新旧两种意义上使用 *virtu* (美德) 这个概念(它们同时出现在第 8 章中)。美德的旧的意义是指道德上的德性，而它的新的意义则是指在获益的军事行动中勇气与谨慎的某种结合，这种军事行动因其全然可见而赢得人们的赞美。

第 二 章

论世袭的君主国

【导读】本章旨在说明，世袭的君主国由于其历史悠久而易于维持其统治。

在此我不打算讨论共和国，因为在别的地方^①我已经详细地讨论过了。我只想谈谈君主国，并且继续按照前面所提及的线索把讨论进行下去；我将全面讨论那些君主国应该如何来治理和维持下去。

我认为，在那些习惯于服从其君主之血缘后裔的统

参见马基雅维里另一部主要著作《论李维的 罗马史 》，他在那里除了利用其他原始材料而外，使用了李维关于罗马共和国的史料讨论了共和国。实际上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一书中也讨论了共和国（例如论“罗马人”第三章后面）只是不“详细”罢了。

治的君主国里，维持它们的困难比在那些新建的君主国里维持它们的困难要小得多，因为只要君主不违反其祖先传下来的典章制度，并且在面对意外事件时因势利导，那就足以维持他的统治。如果有一位君主按照这种方式治理国家，那么即使他只具备平平常常的勤勉，他也将永远维持他在他的国家中的统治。除非有某种不同寻常的和极端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而且就算他被篡位夺权了，一旦无论什么灾祸降临在篡位者身上，他就会轻而易举地恢复他的统治。

例如在意大利，我们有费拉拉公爵，他之所以没有屈服于威尼斯人于 1484 年的侵袭，也没有屈服于教皇朱利奥在 1510 年的进攻，除了他的家族在这块领地上的统治古老而悠久之外，没有别的原因。^① 因为世袭的君主很少有理由和必要去冒犯他人；因此他为人们所爱戴乃是自然而然的事。倘若没有异乎寻常的恶行使他招致人们的憎恨，他自己自然会善以待人，这显然是合乎情理的。由于统治的古老悠久和长时间的延续，革新的记忆和原因都湮灭殆尽了；因为一次改革通常总是为下一次改革

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好像是同一位费拉拉公爵，其实是两位费拉拉公爵 埃尔考·德艾斯特 Ercole d' Este, 1431 - 1505 和他的儿子阿方索·德艾斯特 Alfonso d' Este, 1476 - 1534)。埃尔考在 1484 年败于威尼斯人 阿方索则于 1510 年暂时被教皇朱利奥夺去了他的君主国。

的建筑留下一面可供接续建造的齿状墙。①

① 齿状墙是一面保留在一座建筑一边的齿状的墙，为的是另一座建筑可以附接于其上。马基雅维里用这一隐喻把世袭的或“自然的”君主国比作一座连一座永远不会完成而且也似乎没有开端的一排房屋。

第三章

论混合的君主国

【导读】本章利用正反两方面的例证，说明了一个混合的君主国如何维持在新征服的领土上的统治。所谓混合的君主国，指的是一个原有的君主国把一块新征服的领土并入自己的版图之内。马基雅维里认为，维持新征服领土的统治，尤其是如果这新征服的领土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等方面与原有的国家不同，要想保有它们，是相当困难的，君主为此需要极好的运气并且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马基雅维里为这样的君主提供了如下的建议：1. 最好和最快捷的办法之一是君主御驾亲临，驻守在那里；2. 最好的措施是向那里的要害之处派遣殖民；3. 成为周围邻近比较弱小势力的首领和保护者，并且设法削弱该地区比较强大的势力，而

且留心不要让某个与他同样强有力的外国君主利用什么意外事件插足这个地区。在这样做的时候，君主应遵循以下的原则：1. 尽可能不增加当地居民的负担，以免引起人们的怨恨；2. 如果不得不伤害一些人，必须使他们无能报复；3. 防微杜渐，竭尽全力及时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可能发生的骚乱，决不能使混乱局面坐大，必要时甚至要采取战争的手段。因为拖延战争并不能避免战争，拖延的结果只能使自己处在更不利的境地。

然而在新的君主国中，却出现了重重的困难。首先，如果这个君主国不是完全新的，而好像是一个新增加的组成部分（就其被视为一个整体而言，它可以被称之为混合的君主国），那么它的动荡不定首先起因于一个在所有新的君主国中都存在的自然本性方面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人们自愿更换他们的主人，相信这将使他们生活得更好：这种信念使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主人，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上当受骗了，因为后来的经验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更糟糕了。这种状况是由另一个自然的和通常的必然结果所引起的，那就是当一个人成了新的君主之后，他需要以他的军队和新领地的斩获来维持他的统治，而由此所引发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势必使他伤害他的新属民。这样一来，你就把所有那些因为你占据那个君主国而受到伤害的人们都变成了你的敌人，与此同时你亦不可能与那些

帮助你成功的朋友们继续保持友谊，因为你不可能按照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于你对他们负有义务，也不可能使用强有力的手段来对付他们。即使一个人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为了进驻一个地方^①，通常他仍然需要当地居民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占领米兰很快，丢失米兰一样很快；而第一次把路易十二驱逐出去，单凭洛多维科自己的军队就足够了。^② 因为那些曾经向路易十二打开城门的人们发现，他们被自己的判断和对于未来利益的期待所蒙蔽了，他们无法忍受这位新君主给他们带来的烦恼。

当然，当那些背叛的地方后来第二次又被占领之后，它们就很难再丢失了，因为统治者抓住了背叛所提供的良机毫不犹豫地通过惩罚罪犯、揭露嫌疑犯以及弥补薄弱环节，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洛多维科公爵在边境煽动暴乱便足以使法国第一次失去米兰，而要使法国第二次失去米兰却不得不让整个世界都来反对它，并且打败它的军队或把它赶出意大利的

① “地方 province)” 意指一个可以比一个“国家”更大也可以比它更小的区域或地区。

洛多维科·斯福尔扎，伊尔·茂若（Ludovico Sforza, il Moro），从1494年到米兰于1499年9月被路易十二占领，在此期间任米兰公爵。他在1500年2月重新夺回了米兰，但是后来他的瑞士雇佣军背叛了他，法国人在这一年的4月“第二次”回来了，但在两年之后，经过与教皇朱利奥二世率领的神圣同盟进行的诺瓦拉战役，法国人又失去了米兰。

原因所在；上面我已说明了这些原因。

有关法国国王第一次失去米兰的一般原因已经讨论过了；现在还需谈谈他第二次失去米兰的原因，并且看一看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以及任何处在他的状况之下的人能不能比他更好地维护他所征服的领地。要让我说的话，那些被征服并且被合并到征服者自己的古老国家中的国家，或者与它在同一个地区并且使用同一种语言，或者不是如此。如果它们与征服者的国家同属一个地区而且使用同样的语言，尤其是它们不是过惯了自由的生活，那么保有这些国家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而且要想安全牢靠地占有它们，只要灭绝过去统治它们的君主的家族就足够了。由于对它们来说在其他方面旧有的环境仍然保持不变，而且它们的风俗习惯与过去也没有什么不同，人们就会安然地生活下去——例如布尔戈尼、布列塔尼、加斯科涅或诺曼底看上去就是这样的，法国拥有这些地方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①而且尽管它们使用的语言可能有些差异，然而风俗习惯是相似的，所以它们彼此之间很容易相互容忍。无论征服它们的人是谁，他若想保有它们，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其一是对它们的旧君主的血缘后裔要斩草除根；其二是既不要改变它们的法律，也不要改变它们的赋税：这样一

布尔戈尼从 1477 年起，布列塔尼从 1491 年起，加斯科涅从 1453 年起，诺曼底从 1204 年起，就归属法国所有了。

来，它们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与它们古老的君主国融为一体了。

然而，如果一位君主在某地征服的那些国家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等方面与他的国家有所不同，那么要想保有这些被征服的领地就会有很多困难了，他需要有极好的运气并且为此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对于任何征服者来说，最好的和最快捷的办法之一或许是御驾亲临，驻守在那里。这将使他的占领地更稳固，更持久，就像土耳其国王在希腊所做的那样。假如土耳其国王当初没有亲临其地驻守在希腊，那么即便他为了保有这个国家而建立其他一切秩序，也不可能保有它。因为如果你在那里，那么骚乱刚一冒头就会被发现，这样你就能够迅速地处理它们；但如果你不在那里，那么只有当乱子闹大了之后你才会有所察觉，你也就失去了处理它们的机会。除此之外，你的官吏也不曾掠夺这个被征服的领地；臣民们由于随时随地很容易接近自己的君主而感到满意，这就使那些愿意做良民的人们有更多的理由爱戴君主，而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们则有更多的原因惧怕君主。至于那些有意攻击这个国家的所有外部势力，当他们企图这样做的时候，肯定会更加谨慎；因为如果君主驻守于此地，任何外部势力要想争夺这个地方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另一个更好的措施是向这个国家的一两处看来是其薄弱环节的地方派遣殖民，因为若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就要用大批的士兵控制那些地方，对于维持在这个国家的统治来说，两者之中总有一个是必要的手段。就殖民而言，君主用不着耗费太多的财力，他无需花费，或是只要很少的费用，就可以派遣殖民并且屯守在那里；而且当君主这样做的时候，他所得罪的无非是那些被剥夺了田地房屋给新来居民的人们，在这个国家之中，他们毕竟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他所得罪的这些人，由于他们总是分居各地并且一贫如洗，所以对他根本构不成什么危害，一方面所有其他的人依然未受损害，因而君主的殖民措施不会引起他们的恐慌；另一方面这些未遭其害的人们惟恐对少数人的剥夺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不敢有半点的差错。我的结论是，这种殖民的代价并不昂贵，他们更是忠实可靠，而且得罪的人很少；而君主所得罪的那些人，由于他们如前所述一贫如洗且分散于各地，因而是无能为害的。就此而言，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君主对人们要么爱抚他们，要么除掉他们，因为他们对于轻微的冒犯能够施以报复，但是对于严重的伤害却无能为力；因此，君主加之于人的伤害应该是一种他用不着惧怕会引来报复的那种伤害。但是，如果君主以军队代替殖民来维护一个国家的话，由于他不得不在守卫这个国家的同时耗费掉从这个国家所得到的全部收入，那样他的花费就更多了。这样一来，收获反而变成了损失，而且由于他的军队调动频繁使整个国家都受到损害，他所得罪的人就更多了。每个人都承受着这种痛

苦，因而每个人便都成了他的敌人；而且他们是有能力伤害他的敌人，因为他们虽然战败了，却仍旧生活在自己的家里。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以驻守大批军队的方式来实施防卫是没有用的，都不如借助殖民来实施防卫那样有效。

无论是谁占据着一个如前所说，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的地区，他都应该使自己成为周围邻近比较弱小的势力的首领和保护者，并且设法削弱这个地区中比较强大的势力，同时留心不要让某个与他一样强有力的外国君主利用什么意外事件插足这个地区。一个外国君主被当地某些或是因为怀有强烈的野心或是由于恐惧而心怀不满的人引到那里去，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例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罗马人就是由埃托利亚人引进希腊的；而且罗马人曾经入侵的所有其他地方，也都是由当地人引进来的。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一旦某一位强大的外国君主侵入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中所有那些弱小的势力出于对凌驾他们之上的势力的妒嫉，都会依附于他。因此就这些弱小势力而论，笼络他们是不会有任何困难的，因为所有这些弱小势力很快而且心甘情愿地便与他所征服的国家合为一体。他只需留心不要让这些较弱的势力获得太大的力量和权威；而且凭借他自己的力量和这些弱小势力的支持，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镇压那些有力量的势力，从而依然是这个地区所有一切的主宰。无论是谁，如果他没有贯彻实行好这

项政策，那么他所获得的地区立刻就会丧失掉，而且当他拥有这个地区之时，他在那里也将遇到数不清的困难和令人烦恼的事情。

罗马人在他们所夺取的那些地方认真贯彻了这些策略。他们迁就那些弱小势力但决不让他们力量增长壮大，他们镇压强大的势力，而且决不允许外国势力在那里树立声誉。我想，对此只要举希腊地区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罗马人对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采取安抚的策略；他们打败了马其顿王国并且赶走了安提奥库斯。但罗马人却从不因阿凯亚人或埃托利亚人为之建立了功绩而允许他们的国家有些许的扩大增长；从不因为菲利普劝诱他们成为他的朋友的那些游说而不去打倒他；同样，他们也从不因为安提奥库斯的势力强大而允许他在这个地区确立任何地位。罗马人处理这些事情的所作所为正是一切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不仅必须考虑眼前的麻烦，而且也必须顾及将来可能出现的麻烦，他们必须竭尽全力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这些麻烦，因为当一个人事先预见到了可能发生的事件，他就能很容易找到对付它们的办法，但是如果你非要等到危难临头，由于已经病入膏肓，那就无药可救了。就此而论，正如医生们关于肺结核所说的那样，在发病初期，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时间一长，如果初期未能诊断出来因而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那么诊断倒是容易了，可要想治愈就困难了。国家的事务亦是如此，如果君主对于国家

之中初露端倪的灾祸高瞻远瞩有所察觉（非深谋远虑者不能做到这一步），那么这些灾祸马上就能得以消解；但是如果由于灾祸未能被及时发现而任其发展蔓延到每个人都有所察觉的地步，那就无法挽回了。

因此，罗马人总是预先看到麻烦便马上谋求补救的措施，而且从不为了避免战争而任其发展下去，因为他们知道战争是不该回避的，拖延的结果只会让他人有利可图。所以，他们决意在希腊同菲利普和安提奥库斯开战，以免将来在意大利同他们作战；本来罗马人当时完全有可能避免这两场战争，然而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决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者们都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享受等待的恩惠吧——，他们宁愿享受自己的品质与谋略的恩惠。因为时间可以带来一切，它带来好事的同时也带来坏事，而带来坏事的同时也带来好事。

然而，让我们转向法国人，并且检验一下他是否做过某件上述所说的事情。我要谈的是路易而不是查理，^① 因为前者占据意大利的时间更长，其活动的过程看得更清楚。而且你将看到，他的所作所为与在一个各方面都有所不同的地区保有一个国家所应该做的事情大相径庭。

法国国王路易是由于威尼斯人的野心而被引入意大

是路易十二世，而不是查理八世；后者 1494 年 9 月对于意大利的入侵仅仅持续到 1495 年的 10 月。